

恐懼與無畏

別克著
愚卿編

(部二第)

版出店書華新岳太

• 三 • 七四九一

畏 無 與 懼 恐

——上錢火道一策在士戰的師夫洛菲潑——

著原克別 • 聯蘇

譯卿愚

部 二 第

版出店會華新岳太

• 三 • 七四九二

忍懼與無畏

蘇聯·別克原著

愚卿譯

出版者

太岳新華書店

發行者

太岳新華書店

定價

每冊

元

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出版

再訪巴武爾章

我帶着第一部故事的稿子，到龍鎮掩蔽部來見我這部故事的主角巴武爾章。莫梅什。烏雷。我頗莊重地把一摺用打字機打好的稿子，從行囊中抽出來，放到桌子上。但過了不少的時候，近衛團團長巴武爾章。莫梅什。烏雷，還沒有功夫來看這部稿子。

終於，他把這稿子拿到煤油燈前，低下頭來看第一頁了。

我們半年沒有見面了。在這個期間，莫梅什。烏雷瘦了；臉色混黑，兩腮深陷，一對大眼睛的角上現出深黃色，顯然還是受了戰爭緊張的影響。在燈光下，他那輪廓顯明的側面像，仍同初次會面時一樣。好像我在兒童書上見過的那個印第安人的側面像。

他很快看完了第一章，這章是敘述這部書的歷史，描寫我同巴武爾章認識的情形和對於這個使我一見驚愕的人之外表、態度、性格的印象。

他流覽了緒言，又看了看結尾，隨後擡起頭來看看我，他眼睛裏帶着不甚歡迎的神情。

「爲什麼，你總在說我是個卡查勒人？——他氣忿忿地說。——寫一次就够了……你好像召請似地叫道，都來看吧，多麼奇怪的罕有呵。你侮辱了你想誇獎的人。這像是笨牛獻殷勤……」

大概，我的臉上現出了極懊惱的神情。我寫來寫去，結果却是這樣……

巴式爾拿微筆說道：

「但寫字是很多的，有什麼辦法呢，只好接受這種殷勤罷了。」

二

我坐在黑暗的牆角裏，以免妨礙他，而看着作家少有機會看見的情形：故事的主角讀着他自己的故事，巴式爾拿。莫梅什。烏雷讀着巴式爾。章莫梅什。烏雷的故事。

但他是不會同意這種說法的。有一次，我請巴式爾拿講講他的童年和少年的生活，說說他生活中的個別特點。他簡捷答道：「多餘的。」「為什麼？這是我定要知道。」「我不是說給你聽。」「不是說給我聽？」「不是說給你聽，我是說給後輩聽。我講莫斯科附近的困難生活，講本營潘菲洛夫戰士的功績。若插進個人的履歷，那就魯笨而不體面了。」我不能說服他：我這主角是不讓步而難以說服的。

他低着頭看稿子。他看過一頁，就用瘦削的手迅速把它放在一邊。有時，他的手指摸着烏黑的頭髮，慢慢撫摸，手一離開，頭髮就又硬硬的豎立起來。

我從黑暗裏看着他。他伸出手去，從桌上一個打開的銀質煙盒中，拿了一支紙煙，在燈上捻着，翹了一會兒，在思索什麼。他把紙煙吸燃後，又繼續看下去，沒批一個字，也沒有說一句話。

此刻，他又稍微抬起頭來，——這次抬得很猛，——從剛開皮夾裏拿出一隻鉛筆，開始在打

字機打成的淺紫色字行上，歪斜地寫什麼。

我不來列舉他所寫的一切小批。只舉出當他把全部稿子讀完以後，我們所談的一些話罷。

——我感覺不出莫斯科的味道，看不出莫斯科附近搏戰的空氣，——巴武爾章說道。——我有把一九四一年十月的歷史時機表達出來……

他的判斷照例是激烈的，——有時甚至是不近情理的。

——還有：我不同意你關於恐懼的解釋。

——不同意我的？為什麼呢？我原是敘說了你的意見。

——也許：也許我這樣說過。但是從稿子上看來，顯得很粗笨，像木頭一樣。要知道，有各種各樣的恐懼，恐懼也如同愛情一樣有其不同的程度，有小恐懼和大恐懼，但你在這裏（他指着稿子）把禽獸的恐懼——最高度的恐懼，恐怖，——一下加到人們身上，隨後他們又把這種恐懼擺脫得乾乾淨淨。這是不正確的！此外，你又把兵士看低了。

我提出了抗議。但巴武爾章仍堅持他的意見。

——是的，你貶低了兵士。拿破侖有句格言：『恐懼和私利支配着人。』有些地方，你也有這樣瞭解人的傾向。

他那一對沉思的大黑眼睛直睜着我，說道：

——恐懼和私利支配着人：可是，主戰呢？德行，良心，榮譽，愛國精神，與同志共患難的

——4——
決心，犧牲奮鬥的決心呢？難道這都是空話麼？難道沒有這些，我們能戰勝敵人麼？

巴武爾章不滿意我，不滿意他自己，不滿意他自己的敘述。

——爲什麼，——他問道，——你沒有把失敗的情景表明出來？爲什麼你沒有把我對於失敗的苦惱心情傳達出來？我不是給你說過這種情形麼？

我沒有作弊。

——假令又學戰綫，——巴武爾章厲聲說，——是一種真正的戰綫，在那裏會槍斃怕死鬼，那你早就沒有命了。

他又看出了我懊惱的神情，於是又微微一笑，補充道：

——尤其是，假令我在那裏當指揮官的話。

於是我就同這位嚴厲批評了第一部故事，而難以說服的人，來着手寫第二部故事了。

戰鬥前夜

——我們的第二部故事，——巴武爾章·葛梅什、烏雷開始說，——是更重要的。以前我們請了訓練兵士。現在要講戰鬥了。當兵是不容易的；指揮官教軍隊有紀律也是不容易的；說到領兵作戰，那就更加困難了。

二

——一九四一年十月十六日，——巴武爾章·葛梅什、烏雷繼續說道，——我那時當營長，躺在自己掩蔽部裏的行軍床上。這裏離莫斯科有一百三十公里。

從遠方傳來的砲聲，時而懸密起來，時而又靜止下去。砲聲是從左方傳來的，離此地約二十多公里。後來，我們知道了，當天，在本師左翼那方面，德寇企圖用坦克衝鋒，突破我軍的防線。

可是，在本營的陣地上，一切都平靜無事。敵人沒有向本營警戒綫，即瓦洛科拉木斯克防禦區中央地推進。

我納着思索。

我的隨從兵新學科真使我厭煩了，全營中只有他一個人敢來囉嗦我。他不是給我預備好了湯盆，就是預備好了午飯。

——等一會：不要妨礙我。

——你總囉囉嘰嘰；不要妨礙，不要妨礙。可是你自己却整天一點事也不幹。

——我在想。你明白麼？我：在：想。

——難道能够成天的想麼？

——能够。如果由於我的粗心，把你打死了，我向你的妻子說什麼呢？我營裏又不只你一

個人。

也許，你也會想到，特別是在這樣的時候，在戰鬥的前夜，當營長的要作些必要的事情——打電話，召部下，在警戒綫上走來走去，下命令。但是我們的潘菲洛夫將軍會屢次教訓我們說，指揮官的主要責任，主要事情，就是再三思索。

三

你已經知道，十月十六日夜間，我派了一百個戰士，定出二十公里，到敵人陣地裏作了一次襲擊，他們得勝回營來了。

這一次勝利改變了士氣，改變了本營的精神。

往下怎樣呢？

自然，我們的勇氣絲毫也不能改變作戰的情況。我們塔爾卡爾團第一營這七百人仍然防守着莫斯科附近的八公里長的戰線。而德寇的師團已向這裏集中。

兩三天以來使我難堪的思慮又轉回來了。

你是知道的，當我接收警戒綫時，並沒想到在這段陣地，八公里長的地帶上，只有一營人同敵人對壘，材料想在我們後面，曾設第二道防綫，也許還有第三道防綫，那裏有紅軍其他部隊佈防；我料想我們迎接着敵人的打擊，並阻擋他們一陣之後，就要向主力方向退去的。

但是，兩三天前，我們知道了，在我們警戒綫前邊發現了從維亞茲瑪衝過來的希特勒軍隊，以少數兵力在莫斯科前面抵擋敵人，一直抵擋到援軍開到，——在當時給與紅軍的任務就是這樣。

四

忽我在談話中，不用「祖國命令，祖國要求」等等字句。當談到愛國時，我想簡短地說。

請你不用懷疑：大概，對於什麼是社會主義祖國，什麼是我們所保衛的，發育我們的國家，我的認識和情感，並不弱於你。

在這些時日，我的滿腔熱忱，一片赤心和全部心力都集中在一個目的，——怎樣來堅守本營的警戒綫，怎樣來完成本營所負担的任務。

我躺在牀上，聽海裏浮現出敵人進攻的情景：他們在幾分鐘內穿過當時敵我均未佔領的十二至十五公里地帶，進到蘆沙河岸，進到我們的掩蔽壕前。他們一遇到抵抗，發現我軍防綫，就乘黑夜，在森林中選定一個地點，集中一支突擊隊，把砲隊調到前邊來，準備妥當以後，就按照慣用的方法，將軍隊列成楔形，向半公里或一公里寬的窄狹陣綫猛衝。可是在本營防區的每公里上，僅僅有一排步兵和一個機關槍班防守。

並且我也沒有預備隊。計算一下距離，就可看出，德寇若實行突然猛攻，那他就能在別段上的兵力尚未調到以前，先把我們這地段上某一公里的防綫突破了。

儘管否站在德寇兵團指揮官的地位上，替敵人來想想，而猜到這個地點，猜到德寇認為最便於攻擊的一公里地段呢。然而要知道，敵人並不是傻瓜。我用心替他想，而他也會替我想的。

自然，他容易猜到我的心思，並會想出方法來欺騙我。他向一個地方攻打，我就把隊伍，追擊砲和大砲調到那裏去，而同時另一隊敵人就會衝過空起來的戰綫。

也許，現在，他在二十公里外，正帶着譏笑的态度，看出了我的心思。

我腦海中現出了集中兵力來攻打我們的德寇兵團指揮官的形象，一個高傲自大，刮了臉的德國人，帶着上校肩章，也許帶着將軍肩章。

他今天就有，或是明後天會有大約一師從大後方調來的軍隊，來攻擊我營的八公里地段，反對本營，一聚精會神注視着這個想像出來的德國軍官面容，——此刻，我躺在牀上就定要在這次沉默的鬥智的戰鬥中來戰勝他，——用心看透他的心思，猜破他的計劃，我屢次想道：巴武爾章，你不要以為在你面前的這人是個傻瓜。

但我彷彿看見的那對敏銳、殘酷並不年輕的眼睛，雖能閃出爭勝負的神情，也能很注意而長久的觀看地圖，現在却沒有表現出鬥智的神情，沒有閃耀出他的心思來。他這個德國上校，或是

將軍。蔑視我，蔑視同他對敵的本營，蔑視在莫斯科附近防守八公里戰線的戰友紅軍戰士。他很無聊。他想着在東方的戰爭業已勝利；到莫斯科去的道路業已打開；現在只須沿途掃除一些小的隊伍就完事了。他輕視我們，他覺得對付我們是值得勞心費神的。

也許，我想錯了？也許，紅軍總司令部之英勇抵抗，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防禦戰，防衛教導薩，防衛列寧格勒這些戰役的教訓，迫使他加以思考？也許，我們的夜襲，我們的挑戰，向他指出在莫斯科附近將有激烈的鬥爭。

靠不住：在這個深信幾天後就會乘着汽車觀看莫斯科廣場和街道的侵略者看來，區區幾百個紅軍兵士的夜襲，不過是臨死掙扎般的游擊式的襲擊而已，將來這樣的襲擊也不會少有，暗探隊和戰地憲兵局就足以對付他們了。

感覺在暗示說：你猜中了，你看穿了他的腦袋，於是我的仇恨心沸騰了。敵人，你蔑視麼？你無聊麼？你等一等，我們定會叫你思索哩！

但此刻……此刻，這個勝利專家既然覺得不值得勞心費神，他就仍會死板動作。這種死板動作是人所共知的，他在幾點鐘內通過十二至十五公里沒有防禦的地帶，並摧毀我們的戰鬥警戒部隊……而我只微笑罷了。我雖看穿了他的腦袋，而卻沒有大的進展：我畫了一個圈，又回到開頭那一點上。

五

我說過了：死並說你是人所共知的，但究竟是不是這樣呢？

我只在書上，從課本和演典上，以及與作過戰的人們談話中，知道了戰爭；我參加過操演；教練過兵士；帶領他們來到戰場上；而戰爭對於我，就如同對於任何沒有親歷戰鬥的人一樣，終究是神秘的。

希特勒軍隊在波蘭，法國要過他們作過的手腕：他們與破魯防綫，掘起坦克，乘滑汽車和摩托車，向前猛進，最後就來摧毀那些被包圍的零散隊伍的抵抗。他們也想在我國內這樣動作。我思索的時候，也用了死板的字眼：擊毀，突破，摧毀等等。但這究竟是什麼意思呢？為什麼是摧毀？這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呢？

我雖沒有看見記熟了的地圖，在眼前就現出了緩流的小蘆沙河蜿蜒河岸。我們的警戒綫，——一道由機關槍具和一些單人壕組成的鎖鏈。後邊森林裏，掩蔽着本營附有的八門大砲；前邊，沿河岸都是反坦克的障礙。

再往前，向河那邊敵人那方望去。我看見尚未被希特勒黨徒佔領而我們已放棄的中間地帶上的詳細情景；看見了由德寇集中點通到我們掩蔽壕裏的那些道路；看見了凹地和樹林，好像這是有意預定為設埋伏用的。當我腦海中現出德軍縱隊，不遭遇抵抗將通過那些今天我還尙能設埋伏的凹地和樹林時，我只覺一陣心痛。

我想出了尾襲的主意：設埋伏，從那些還沒有展開的縱隊後方攻擊，使他們陷於前後夾攻的火力中。

想出了迎擊的計劃，——當敵人攻近時，出其不意的自動向他猛攻。但是，又用什麼力量呢？把隊伍從戰壕中調出來麼？

除非洛夫將軍不久前來視察本營時，會堅決主張叫我留心乘機迎擊敵人。

但我只有七百人防守這八公里長的戰綫。顯然，我不能把全營都調出去，讓陣地空起來。

我簡直無法向你說出當指揮官的這國憂愁：兵力太少，兵力太少……

我替敵人設想，想出了很多方法來解決他的任務，——突破本營防綫，而自己却不能想出計劃，不能想出預防敵人來突破警戒綫的辦法。

我痛恨自己，咒罵自己。我覺得混身好像換了打一般的痛。

六

晚上，我奉到命令：明早五點鐘，到左方那營的指揮點去。

與潘菲洛夫談了一點鐘

我是騎馬到左方營去的。

請你特別注意「左方」二字，我想使你知道人概而顯明的情況。請你再想一想，沿薩沙河岸展開的本營紡綫。請你面向敵方站着，必須使你以後能清楚的想像出：在你前邊，在本營紡綫前邊有什麼；右邊有什麼；左邊有什麼，那裏也有幾營人，如同我們一樣，佔據了這樣長的地段。十月間不常有的積雪兩週的早冬氣候過後，天氣又改變了。不很冷，開始了秋天的泥濘。夜無星月，四外混黑。

我恐怕在黑暗中人帶馬陷到坑穴裏，我沒照直沿河岸走，而繞着小道走去。路很難走，馬走得很快。「雷桑克」用力拔着泥濘吸住的蹄子，累得擰頭。我沈重地坐在馬上，默默的沉思。

在途中遇到一些步行的人，往同一方向走。我一下驚悟了。這是怎樣一回事？是生力軍？是援兵麼？我拿着手電燈不時向黑暗裏照照。

這是怎樣一回事？是逃兵的麼？兩個一塊，三個一塊向前走，他們穿着硬硬的雨衣，寒涼的

兩點從雨衣上直往下滾。他們肩上的步槍直挺挺的。有個人問道：

——指揮官同志，到西普諾沃還有多遠？

我問道：

——是什麼人？從那裏來的？

原來這是從瓦洛科拉木斯克城來的後備隊在這裏乘夜開過去了；同我講話的這些人落在了伍的。

又有人問：到西普諾沃還有幾公里。我回答着，就趕到他們前邊去了。路上暫時沒有人，四外一片寂靜，夜間遠方的砲聲也息止了。

但此刻，前邊又有人踏着泥濘向前面走。又是三三兩兩。援兵是令人喜歡的，但是：但是，見到鬼，他們走的很不好。看不出潘菲洛夫教給我們的行軍經驗；我的隊伍行軍時是不這樣拖長，也沒有落伍的。

過了一分鐘，看見旁邊有吸煙的火光。有幾個戰士在這旁蜷着吸煙；疲倦了的身體，也不顧潮濕了。

沿途的人都向我發問：到西普諾沃還有多遠？

我也是往那裏去的。在西普諾沃村附近的森林中就是我們那營指揮點。

二

我到了那裏，沿着潮濕的土台階下去，走到地下指揮點裏。——啊，莫格什。烏雷同志請進

來……

這是一個熟悉的「噫」的聲音。

我看見了潘菲洛夫將軍。

他坐在火爐旁，正脫皮靴。一隻皮靴已脫掉了，將一隻不大的微黑的脚伸到燒紅的鐵爐邊，
 潘菲洛夫的副官坐在旁邊，他是個年輕面嫩的中尉，在另一個角上，坐着一位不相識的大尉。

我立正站著報了到。潘菲洛夫拿出錶來看看。

「脫下大衣，在火旁坐下吧。」

他微微擡起身來，把一塊溼了半邊的包脚布伸開，將脚放到乾的一頭，帶着軍人打包脚的姿勢，迅速巧妙的把脚布裹得整齊齊齊，沒有一個褶兒。隨後就穿上了皮靴。

一件被雨淋溼了的，帶着綠色五角星領章的軍大衣，在火旁烤着。大概，潘菲洛夫在接收新開到的部隊時，到警戒線上去過。淋了很久的雨，也許，連夜沒有睡覺。但他那五十來歲，短鬍子，有皺紋的黑色臉上並沒有疲倦的神色。

「——莫梅什，烏雷同志，你聽說我們今天的情形麼？——他把眼一瞟，微笑問道。

此刻，我聽到從那寧靜而親熱的聲音，看見他那俏皮的眼色，我的快感是難以言語形容的。我忽然覺得不孤單了，覺得不是單獨與敵人面面相逢，雖然這敵人所周知的戰爭秘訣是我這個從沒經過戰鬥的人所不知道的。可是我問：我們的將軍却一定知道。

潘菲洛夫微笑着簡短敘述了當天發生的事變，敘述我師左翼，在布雷契夫蘇維埃堡附近
 戰鬥。

敵人派出一大隊坦克向那裏攻擊，力圖一鼓作氣，攻到瓦洛科拉木斯克公路上來。約有八十輛坦克衝過了我們的防線，但隨坦克前進的步兵却被我們的火力截斷了。坦克大隊既失掉自己